

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

全後魏文卷三十

烏程嚴可均校輯

高閎

閎字閎士，漁陽雍奴人。本名驥，崔浩改爲閎而字之。太武時徵拜中書博士，文成末遷中書侍郎，獻文初賜爵安樂子，加南中郎將，領東徐州刺史，進爵爲侯，加昭武將軍，承明初爲中書令，加給事中，太和中除廣陵王師，出爲鎮南將軍，相州刺史，徙平北將軍，幽州刺史，徵爲太常卿，宣武卽位，召光祿大夫致仕，景明三年卒，謚曰文侯。北史作文貞有集三十卷。魏書高閎傳文明太后甚重閎詔令書檄

碑銘贊頌

皆其文也

宣命賦

魏書胡叟傳叟作宣命賦叟爲之作

諫討淮北表

伏見廟算有事淮海，雖成事不說，猶可思量。臣召愚爰本非武用。

至于軍旅，尤所不學。直曰無諱之朝，敢肆狂警。區區短見，竊有所疑。臣聞兵者凶器，不得已而用之。今天下開泰，四方無虞，豈宜盛世干戈妄動，疑一也。淮北之城，凡有五處，難易相兼，皆須攻擊。然攻守難圖，力懸百倍，反復思量，未見其利，疑二也。縱使如心于國，無用發兵，遠入費損轉多，若不置城，是謂空爭，疑三也。脫不如意，當延日月，屯眾聚費，于何不有，疑四也。伏願思此四疑，時速返旆。

魏晉高闕傳太和三年出師討淮北關表

### 議斷祿表

天生蒸民，樹之曰君。明君不能獨理，必須臣曰作輔。君使臣曰禮。臣事君曰忠。故車服有等差，爵命有分秩。德高者則位尊，任廣者則祿重。下者祿足，曰代耕。上者俸足，曰行義。庶民均其賦，曰展奉上之心。君王聚其材，曰供事業之用。君班其俸，垂惠則厚。臣受其祿，感恩則深。于是貪殘之心止，竭效之誠篤。兆庶無侵削之煩，百

辟備禮容之美斯則經世之明典爲治之至術自堯舜已來逮于三季雖優劣不同而斯道弗改自中原崩否天下幅裂海內未一民戶耗滅國用不充俸祿遂廢此則事出臨時之宜良非久長之道大魏應期紹祚照臨萬方九服旣和八表咸謐二聖欽明文思道冠百代動遵禮式稽攷舊章準百王不易之勝法述前聖利世之高軌置立鄰黨班宣俸祿事設令行于今已久苛慝不生上下無怨姦巧革慮闕覲絕心利潤之厚同于天地已斯觀之如何可改又洪波奔激則堤防宜厚姦悖充斥則禁網須嚴且飢寒切身慈母不保其子家給人足禮讓可得而生但廉清之人不必皆富豐財之士未必悉賢今給其俸則清者足已息其濫竊貪者足已感而勸善若不班祿則貪者肆其姦情清者不能自保難易之驗灼然可知如何一朝便欲去俸淮南之議不亦謬乎

魏書高闕傳  
淮南王他奏  
求依舊斷祿文明太后令召  
羣臣議之闕表認從闕議

請築長城表

臣聞爲國之道其要有五。一曰文德。二曰武功。三曰法度。四曰防固。五曰刑賞。故遠人不服。則脩文德。自來之。荒狡放命。則播武功。自威之。民未知戰。則制法度。自齊之。暴敵輕侵。則設防固。自禦之。臨事制勝。則明刑賞。自勸之。用能開國。靈方征伐。四剋。北狄悍愚。同于禽獸。所長者野戰。所短者攻城。若自狄之所短。奪其所長。則雖眾不能成患。雖來不能內逼。又狄散居野澤。隨逐水草。戰則與家產並至。奔則與畜牧俱逃。不齎資糧而欲食足。是自古人伐北方。壞其侵掠而已。歷代爲邊患者。良自倏忽無常故也。六鎮勢分。倍眾不闕。互相圍逼。難自制之。昔周命南仲。城彼朔方。趙靈秦始。長城是築。漢之孝武。踵其前事。此四代之君。皆帝王之雄傑。所自同此役者。非智術之不長。兵眾之不足。乃防狄之要事。其理宜然。故也。易稱天險不可升。地險山川丘陵。王公設險。自守其國。長城

之謂歟。今宜依故于六鎮之北築長城。曰禦北虞。雖有暫勞之勤。乃有永逸之益。如其一成。惠及百世。卽于要害。往往開門。造小城。于其側。因地御敵。多置弓弩。狄來有城可守。有兵可捍。旣不攻城。野掠無獲。草盡則走。終必懲艾。宜發近州武勇四萬人。及京師二萬人。合六萬人爲武士。于苑內立征北大將軍府。選忠勇有志幹者。曰充其選。下置官屬。分爲三軍。一萬人專習弓射。二萬人專習戈楯。二萬人專習騎。稍修立戰場。十日一習。采諸葛亮八陣之法。爲平地禦寇之方。使其解兵革之宜。識旌旗之節。器械精堅。必堪禦寇。使將有定兵。兵有常主。上下相信。晝夜如一。七月發六部兵六萬人。各備戎作之具。救臺北諸屯倉庫。隨近作米。俱送北鎮。至八月。征北部。率所領與六鎮之兵。直至磧南。揚威漠北。狄若來拒。與之決戰。若其不來。然後散分其地。目築長城。計六鎮東西不過千里。若一夫一月之功。當三步之地。三百人三里。三千人三十里。

三萬人三百里，則千里之地，疆弱相兼，計十萬人，一月必就運糧，一月不足爲多，人懷永逸，勞而無怨，計築長城，其利有五，器遊防之，苦其利一也，北部放牧，無鈔掠之患，其利二也，登城觀敵，日逸待勞，其利三也，省境防之，虞息無時之備，其利四也，歲常遊邏，永得不匱，其利五也，又任將之道，特須委信，遣之，曰禮，恕之，曰情，閭外之事，有利輒決，赦其小過，要其大功，足其兵，力資其給用，君臣相體，若身之使臂，然後忠勇可立，制勝可果，是曰忠臣盡其心，征將竭其力，雖三敗而踰榮，雖三背而彌寵，魏書高閭傳北史三十一六作皇興中征南將軍，乃雍上獻文帝表，表其文全同，據閭傳，乃上孝文帝表，並非爲刀雍代作也，今從閭傳編入閭集中。

應詔陳損益表

奉癸未詔書，曰：春夏少雨，憂饑饉之方臻，愍黎元之傷瘵，同禹湯罪己之誠，齊堯舜引咎之德，虞災致懼，詢及卿士，令各止書，極陳損益，深恩被于蒼生，厚惠流于后土，伏惟陛下天啟聖姿，利見繁

極欽若昊天光格宇宙。太皇太后已徵哲贊世稽合三才。高明柔克道被無外。七政昭宣于上。九功咸序于下。君人之量逾高。謙光之旨彌篤。修復祭儀。宗廟所已致敬。飾正器服。禮樂所已宣和。增儒官。曰重文德。簡勇士。曰昭武功。慮獄訟之未息。定刑書。曰理之。懼蒸民之姦宄。置鄰黨。曰穆之。究庶官之勤劇。班俸祿。曰優之。知勞逸之難均。分民土。曰齊之。甄忠明孝。矜貧恤獨。開納讜言。抑絕讒佞。明訓曰體。率土移風。雖未勝殘去殺。成無爲之化。足曰仰答三靈者矣。臣聞皇天無私。降鑒在下。休咎之徵。咸由人召。故帝道昌則九疇敘。君德衰而彝倫斁。休瑞竝應。享曰五福。則康于其邦。咎徵屢臻。罰曰六極。則害于其國。斯乃洪範之實徵。神祇之明驗。及其扈運所纏。世鍾陽九。數乖于天理。事違于人謀。時則有之矣。故堯湯逢歷年之災。周漢遭水旱之患。然立功修行。終能弭息。今考治則有如此之風。計運未有如彼之害。而陛下殷勤引過。事邁



前王從星澍雨之徵指辰可必消災滅禍之符灼然自見雖王畿之內頗爲少雨關外諸方禾稼仍茂苟動之曰禮緩之曰和一歲不收未爲大損但豫備不虞古之善政安不忘危有國常典竊曰北鎮新徙家業未就思親戀本人有愁心一朝有事難曰禦敵可寬其往來頗使欣慰開雲中馬城之食曰賑恤之足曰感德致力邊境矣明察畿甸之民飢甚者出靈丘下館之粟曰救其乏可曰安慰孤貧樂業保土使幽定安并四州之租隨運曰溢其處開關弛禁薄稅賤糴曰消其費清道路恣其東西隨豐逐食貧富相贍可曰免度凶年不爲患苦又聞常士困則濫竊生匹婦餒則慈心薄凶儉之年民輕違犯可緩其使役急其禁令宜于未然之前申救外收又一夫幽枉王道爲虧京師之獄或恐未盡可集見囚于都曹使明折庶獄者重加究察輕者即可決遣重者定狀曰聞罷非急之作放無用之獸此乃救凶之常法且曰見憂于百姓論語

曰才忠貧而患不安苟安而樂生雖遭凶年何傷于民庶也愚臣所見如此而已

魏書高閭傳

### 諫應曹虎表

洛陽草創虎旣不遣質任必非誠心無宜輕舉

魏書高閭傳曹虎據襄陽請降詔劉

昶辭與度等四道前伐車駕親幸懸瓠閭表諫不納

### 論淮南不宜畱戍表

南土亂亡僭主屢易陛下命將親征威陵江左望風慕化剋拔數城施恩布德攜民襁負可謂澤流邊方威惠普著矣然元非大舉軍興後時本爲迎降戎卒實少兵法十則圍之倍則攻之所率旣寡東西懸隔難旨竝稱伏承欲畱戍淮南招撫新附昔世祖曰回山倒海之威步騎數十萬南臨瓜步諸郡盡降而盱眙小城攻而弗剋班師之日兵不成一郡土不闢一廛夫豈無人已大鎮未平不可守小故也堰水先塞其源伐木必拔其本源不塞本不拔雖

翦枝竭流終不可絕矣壽陽盱眙淮陰淮南之源本也三鎮不剋其一而留兵守郡不可自全明矣既逼敵之大鎮隔深淮之險少置兵不足自固多留眾糧運難可充又欲脩渠通漕路必出于泗口泝淮而上須經角城淮陰大鎮舟船素畜敵因先積之資呂拒始行之路若元戎旋旆兵士挫怯夏雨水長救援實難忠勇雖奮事不可濟淮陰東接山陽南通江表兼近江都海西之資西有盱眙壽陽之鎮且安土樂本人之常情若必留戍軍還之後恐爲敵擒何者鎮戍新立懸在異境日勞禦逸日新擊舊而能自固者未之有也昔彭城之役既剋其城戍鎮已定而思叛外向者猶過數方角城蕞爾處在淮北去淮陽十八里五固之役攻圍歷時卒不能剋日今比昔事兼數倍今日向熱水雨方降兵刃既交難日思他降附之民及諸守令亦可徙置淮北如其不然進兵臨淮速度士卒班師還京踵太武之成規營皇居于伊洛畜力日待敵燬

布德曰懷遠人使中國清穆化被遐裔淮南之鎮自效可期天安  
之捷指辰不遠

魏書高祖傳高祖攻鍾離未剋將于淮南修故城而置鎮戍曰懷新附之民賜賜鹽書具論其狀聞

請使公孫崇韓顯宗參知音律表

書稱同律度量衡論云謹權量審法度此四者乃是王者之要務  
生民之所由四者何先曰律爲首豈不曰取法之始求天地之氣  
故也孔子曰移風易俗莫尚于樂然則樂之所感其致遠矣今調  
音制樂非律無曰克和然則律者樂之本也臣前被敕理樂與皇  
宗博士孫惠蔚太樂祭酒公孫崇等攷周官國語及後漢律厯志  
案京房法作準曰律吹律曰調絲案律寸曰孔竹八音之別事曰  
竊舉書既三奏備在前聞臣年垂七十日就衰頹恐一朝先犬馬  
竟無絲髮之益使律法長絕遺恨沒世是曰悽悽惓惓不敢忘息  
近在鄴見崇臣先曰其聰敏精勤有挈瓶之智雖非經國之才頗

長推攷之術，故臣舉曰教樂令，依臣先共所論樂事，自作鐘磬志  
議二卷，器數爲備，可謂世不乏賢，令崇徒效樂童，書學而已，不恭  
樂事，臣恐音律一曠，精賞實難，習業差怠，轉乖本意，今請使崇參  
知律呂鐘磬之事，觸類而長之，成益必深，求持臣先所奏三表，勸  
後漢律麻志，陛下親覽，曰求厥衷，俱然易了，又著作郎韓顯宗博  
聞彊識，頗有史才，粗解音律，亦求合時，往參知，臣雖在外官，竊慕  
古人舉善之義，愚意所及，不能自己，雖則越分，志在補益，願不曰  
言廢人。魏書律麻志上太和中書監高闕修正音律久未能定闕出爲相州刺史十八年闕表

請裁鄴中密后廟，應罷應新表

伏惟太武皇帝發孝思之深誠，同渭陽之遠感，曰鄴土舅氏之故  
鄉，有歸魂之舊宅，故爲密皇后立廟于城內，歲時祭祀，置廟戶十  
家，齋官三十人，春秋烝嘗，冠服從事，刺史具威儀，親行薦酌，升降  
揖讓，與七廟同儀，禮畢撤會而罷，今廟殿虧漏，門牆頽毀，簋簞故

敗行禮有闕臣備職司目所親視若曰七廟惟新明堂初制配饗之儀備于京邑者便應罷壞輟其常祭如曰功高特立宜應新其靈宇敢陳所見伏請恩裁

魏書禮志一太和十九年六月相州刺史高闕表言

### 對詔議禘禘

禘祭圓丘之禘與鄭義同其宗廟禘禘之祭與王義同與鄭義同者曰爲有虞禘黃帝黃帝非虞在廟之帝不在廟非圓丘而何又大傳稱祖其所自出之祖又非在廟之文論稱禘自既灌事伯據通典作論語稱禘自既灌曰往爾雅稱禘大祭也頌長發大禘也殷王之祭斯皆非諸侯之禮諸侯無禘禮唯夏殷夏祭稱禘又非宗廟之禘魯行天子之儀不敢專行圓丘之禘通典此下有改殷之禘四字取其禘名于宗廟因先有禘遂生兩名通典此下有其宗廟禘禘之祭七字據王氏之義禘而禘祭之故言禘禘總謂再殷祭明不異也禘禘一名也其禘禘止于一時止于一時者祭不欲數數則黷一歲而三禘愚曰爲過數

魏書禘志一太

和十三年詔議於禘中書監高閭儀曹令李詔中書侍郎高遵等十三人對稱云云又見通典五十作中書監高閭又言云云  
六宗議

書稱肆類于上帝禋于六宗六宗之祀禮無明文名位壇兆歷代所疑漢魏及晉諸儒異說或稱天地四時或稱六者之閒或稱易之六子或稱風雷之類或稱星辰之屬或曰世代所宗或云宗廟所尚或曰社稷五祀凡十有一家自晉已來逮于聖世已爲論者雖多皆有所闕莫能詳究遂相因承別立六宗之兆總爲一位而祭之比救臣等評議取衷附之祀典臣等承旨披究往說各有其理較而論之長短互有若偏用一家事或差舛眾疑則從多今或則仍古請依先別處六宗之兆總爲一祀而祭之

魏書禮志一

五德議

帝王之作百代可知運代相承書傳可驗雖祚命有長短德政有優劣至于受終嚴祖殷薦上帝其致一也故敢述其前載舉其大

略臣間居尊據極，允應明命，教莫不曰中原爲正統，神州爲帝宅，苟位當名全，化迹流洽，則不專曰世數爲與奪，善惡爲是非，故堯舜禪揖，一身異尚，魏晉相代，少紀運殊，桀紂至虐，不廢承麻之敘，厲惠至昏，不闕周晉之錄，計五德之論，始自漢劉，一時之議，三家致別，故張蒼曰：漢爲水德，賈誼公孫臣曰：漢爲土德，劉向曰：漢爲火德，曰爲水德者，正曰嘗有水溢之應，則不推運代相承之數矣，曰爲土德者，則曰亡秦繼麻，相卽爲次，不推順逆之異也，曰爲火德者，懸證赤帝斬蛇之符，棄秦之暴，越惡承善，不曰世次爲正也，故曰承周爲火德，自茲厥後，乃曰爲常，魏承漢，火生土，故魏爲土德，晉承魏，土生金，故晉爲金德，趙承晉，金生水，故趙爲水德，燕承趙，水生木，故燕爲木德，秦承燕，木生火，故秦爲火德，秦之未滅，皇魏未克，神州秦氏旣亡，大魏稱制，玄朔故平文之廟，始稱太祖，曰明受命之證，如周在岐之陽，若繼晉，晉亡已久，若棄秦，則中原



有寄推此而言承秦之理事爲明驗故曰魏承秦魏爲土德又五緯表驗黃星曜彩攷氏定實合德軒轅承土祖未事爲著矣又秦趙及燕雖非明聖各正號赤縣統有中土郊天祭地肆類咸秩明刑制禮不失舊章奄岱瀚河境被淮漢非若齟齬邊方僭擬之屬遠如孫權劉備近若劉裕道成事繫蠻夷非關中夏伏惟聖明德配天地道被四海承乾統厯功侔百王光格同于唐虞享祚流于周漢正位中境奄有萬方今若并棄三家遠承晉氏則蔑中原正次之實存之無損于此而有成于彼廢之無益于今而有傷于事臣愚曰爲宜從尚黃定爲土德又前代之君明賢之史皆固其可褒褒之可貶貶之今議者偏據可絕之義而不錄可全之禮所論事大垂之萬葉宜並集中祕羣儒人人別議擇其所長于理爲悉

魏書禮志一太和十四年八月  
中書監高闕議曰爲

既葬卽吉議

君不除服于上，臣則釋服于下，從服之義，有違爲臣之道。喪麻朝政，吉凶事雜。

通典八十大和十四年

至德頌

并表

臣聞刑制改物者，應天之聖君；讎讎順常者，守文之庸主。故五帝異規而化興，三王殊禮而致治。用能憲章萬祀，垂範百王。歷葉所召，托其遺風。後君所召，酌其軌度。伏惟太上皇帝道光二儀，明齊日月。至德潛通，武功四暢。霜威南被，則淮徐來同；齊斧北斷，則狝狝覆斃。西摧三危之酋，東引蕭愼之貢。荒遐款塞，九有宅心。於是從容閑覽，希心玄奧。尚鼎湖之奇風，崇巢由之高潔。鳴咨熙載，亮采羣后。爰挹大位，傳祚聖人。閑古之高範，爰萃于一朝。曠葉之希事，載見于今日。昔唐虞禪舜，前典大其成功。太伯讓季，孔子稱其至德。苟位召聖，傳臣子一也。謹上至德頌一篇，其詞曰：

茫茫太極，悠悠遐古。三皇刑制，五帝垂祚。仰察璿璣，俯鑒后土。雍

容端拱，惟德是與。夏殷世傳，周漢纂烈。道風雖邈，仍誕明哲。爰暨三季，下陵上替。九服三分，禮樂四缺。上靈降鑒，思皇反正。乃眷有魏，配天承命。功冠前王，德侔往聖。移風革俗，天保載定。於穆太皇，克廣聖度。玄化外囑，惠鑒內悟。道此崇高，挹彼沖素。道映當今，慶流後祚。明明我皇，承乾紹煥。比誦熙周，方文隆漢。重光麗天，晨暉疊旦。六府孔修，三辰貞觀。功均乾造，雲覆雨潤。養之曰仁，敦之曰信。綏之斯和，勳之斯震。自西徂東，無思不服。禎侯竝應，福祿來格。嘉穀秀町，素文表石。玄鳥呈咮，醴泉流液。黃龍蜿蜿，遊鱗奕奕。沖訓既布，率土咸靈。穆穆四門，灼灼典刑。勝殘豈遠，朞月有成。剋剋東岳，庶見翠旌。先民有言，千載一秦。昔難其運，今易其會。沐浴滌澤，被服冠帶。飲和陶澗，載欣載賴。文曰寫意，功由頌宣。吉甫作歌，式昭永年。唐政緝熙，康哉垂篇。仰述徵烈，被之管絃。

魏書高祖傳顯祖傳位問

頌上表

鹿苑頌

北伐碑

魏書高閭傳高允舉曰自代遂爲顯祖所知命造鹿苑頌北伐碑顯祖善之

濟陰太守魏悅頌德碑

祖母房年在弱笄，婚貞守志，秉恭姜之操，著自毀之誠。頌曰：

爰及處士，遭疾夙別，伉儷秉志，識茂行高。殘形顯操，誓敦久要。誕

茲合胤，幽感乃昭。

魏書鉅鹿魏濟妻房氏傳

賜進士出身二品銜廣東等處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兼管驛傳事務黃岡王毓藻校刊

全後魏文卷三十終

全後魏文卷三十一

烏程嚴可均校輯

韓麒麟

麒麟，昌黎棘城人。初爲景穆太子東曹主書，文成卽位，賜爵魯

陽男。

北史作  
漁陽男

加伏波將軍，參慕容白曜征南軍事，進冠軍將軍。

冀州刺史。孝文時，拜給事黃門侍郎，除冠軍將軍、齊州刺史。假

魏昌侯。太和十二年卒，贈散騎常侍、安東將軍、燕邵公。諡曰康。

推用新附表

齊土自屬僞方，歷載久遠。舊州府寮，動有數百。自皇威開被，并職  
從省，守宰闕任，不聽土人監督，竊惟新人未階，朝宦州郡，肩任甚  
少。沈塞者多，願言冠冕，輕爲去就。愚謂守宰有關，宜推用豪望，增  
置吏員，廣延賢詰，則華族蒙榮，良才獲敘。懷德安土，庶或在茲。

魏  
碑  
傳

陳時務表

古先哲王，經國立治，積儲九稔，謂之太平。故躬籍千畝，日勵百姓，用能衣食滋茂，禮教興行。逮于中代，亦崇斯業，人粟者與，斬敵同爵。力田者與孝悌均賞，實百王之常軌。爲治之所先。今京師民庶不田者多，遊食之口，三分居二。蓋一夫不耕，或受其飢。況于今者，動曰萬計，故頃年山東遭水，而民有餓終。今秋京都遇旱，穀價踊貴，實由農人不勸，素無儲積故也。伏惟陛下天縱欽明，道高三五，昧旦憂勤，思恤民敝。雖帝虞一日萬幾，周文昃不暇食，蔑曰爲喻。上垂覆載之澤，下有凍餒之人，皆由有司不爲明制。長吏不恤其本，自承平日久，豐穰積年，競相矜夸，遂成侈俗。車服第宅，奢僭無限。喪葬婚娶，爲費實多。貴富之家，童妾袷服，工商之族，玉食錦衣。農夫舖糟糠，蠶婦乏裋褐。故令耕者日少，田有荒蕪。穀帛罄于府庫，寶貨盈于市里。衣食匱于室，麗服溢于路。飢寒之本，實在于斯。

愚謂凡珍玩之物皆宜禁斷。吉凶之禮備爲格式。令貴賤有別。民歸朴素。制天下男女計口受田。宰司四時巡行。臺使歲一按檢。勤相勸課。嚴加賞賜。數年之中。必有盈廩。雖遇災凶。免于流亡矣。往年校比戶貫。租賦輕少。臣所統齊州租粟。纔可給作。略無入倉。雖于民爲利。而不可長久。脫有戎役。或遭天災。恐供給之方。無所取濟。可減絹布。增益穀租。年豐多積。歲儉出賑。所謂私民之穀。寄積于官。官有宿積。則民無荒年矣。

韓書韓麒麟傳

韓顯宗

顯宗字茂規。麒麟次子。太和初。舉秀才。對策甲科。除著作佐郎。尋兼中書侍郎。本州中正。遷右軍府長史。征虜將軍統軍。進鎮南。廣陽王嘉諮議參軍。尋忤旨。言白衣守職。太和二十三年卒。景明初。追贈章武男。有馮氏燕志十卷。孝友傳十卷。集十卷。

上書陳時務



其一曰竊聞輿駕今夏若不巡三齊當幸中山竊曰爲非計也何者當今徭役宜早息洛京宜速成省費則徭役可簡并功則洛京易就往冬輿駕停艱是閒隙之時猶編戶供奉勞費爲劇聖鑒矜愍優旨殷勤爵淡高年賚周鯨寡雖賑普濡今猶恐來夏菜色況三農要時六軍雲會其所損業實爲不少雖調斂輕省未足稱勞然大駕親臨誰敢寧息往來承奉紛紛道路田蠶暫廢則將來無資此國之深憂也且向炎暑而六軍暴露恐生厲疫此可憂之次也臣願輿駕早還北京曰省諸州供帳之費并功專力曰營洛邑則南州免雜徭之煩北都息分析之歎洛京可曰時就遷者僉爾如歸

其二曰自古聖帝必曰儉約爲美亂王必曰奢侈貽患仰惟先朝皆卑宮室而致力于經略故能基宇開廣業祚隆泰今洛陽基地魏明帝所營取譏前代伏願陛下損之又損頃來北都富室競曰

第宅相尚，今因遷徙，宜申禁約，令貴賤有檢，無得踰制，端廣衢路，通利溝渠，使寺署有別，四民異居，永垂百世不臧之範，則天下幸甚矣。

其三曰：竊聞輿駕還洛陽，輕將數千騎，臣甚爲陛下不取也。夫千金之子，猶坐不垂堂，況萬乘之尊，富有四海乎？警蹕于闈闔之內者，豈曰爲儀容而已，蓋曰戒不虞也。清道而後行，尚恐銜蹶之或失，況履涉山河，而不加三思哉！此愚臣之所曰悚息，伏願陛下少垂省察。

其四曰：伏惟陛下耳聽法音，目翫墳典，口對百辟，心虔萬幾，晷昃而食，夜分而寢，加曰孝思之至，隨時而深，文章之業，日成篇卷，雖叡明所用，未足爲煩，然非所曰嚮神養性，頤無疆之祚，莊周有言：形有待而智無涯，曰有待之形，役無涯之智，殆矣。此愚臣所不安，伏願陛下垂拱司契，委下責成，唯晷旒垂纒，而天下治矣。

魏書附  
麒麟附

傳既定遷都  
顯宗上書

上言時務

進賢求才百王之所先也前代取士必先正名故有賢良方正之

稱今之州郡貢察徒有秀孝之名而無秀孝之實而朝廷但檢其

門望通典作門地下皆做不復彈坐如此則可令別貢門望此御覽亦作門地呂敘

士人何假冒通典御覽秀孝之名也夫門望者是其父祖之遺烈

亦何益于皇家益于時者賢才而已苟有其才通典御覽雖屠釣

奴虜之賤聖皇不恥呂爲臣苟非其才通典御覽雖三后之原自

墜于阜隸矣是呂大才受大官小才受小官各得其所呂致雍熙

議者或云今世等通典無無奇才不若取士于門此御覽作亦失

矣豈可呂世無周邵便廢宰相而不置哉但當校其有才長銖重

者即先敘之則賢才無遺矣魏書韓麒麟附傳又見通

天帝皇所呂居尊呂御下者威也兆庶所呂徙惡呂從善者法也

是曰有國有家必曰刑法爲治生民之命于是而在有罪必罰罰必當辜則雖竈撻之刑而人莫敢犯也有制不行人得僥倖則雖參夷之誅不足曰肅自太和曰來多坐盜棄市而遠近肅清由此言之止姦在于防檢不在嚴刑也今州郡牧守邀當時之名行一切之法臺閣百官亦咸曰深酷爲無私曰仁恕爲容盜迭相敦厲遂成風俗陛下居九重之內視人如赤子百司分萬務之要遇下如仇讐是則堯舜止一人而桀紂曰千百和氣不至蓋由于此書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實宜敕示百寮曰惠元元之命

昔周王爲犬戎所逐東遷河洛鎬京猶稱宗周曰存本也光武雖曰中興實自創革西京尚置京尹亦不廢舊今陛下光隆先業遷宅中土稽古復禮于斯爲盛豈若周漢出于不得已哉案春秋之義有宗廟曰都無則謂之邑此不棊之典也況北代宗廟在焉山陵託焉王業所基聖躬所載其爲神鄉福地實亦遠矣今便同之

郡國臣竊不安。愚謂代京宜建畿置尹。一如故事。崇本重舊。日光萬葉。

伏見洛京之制。居民自官位相從。不依族類。然官位非常有朝榮而夕悴。則衣冠淪于廝豎之邑。臧獲騰于膏腴之里。物之顛倒。或至于斯。古之聖王。必使四民異居。若欲其業定而志專業。定則不僞。志專則不淫。故耳目所習。不督而就。父兄之教。不肅而成。仰惟太祖道武皇帝。創基撥亂。日不假給。然猶分別士庶。不令雜居。伎作屠沽。各有攸處。但不設科禁。賣買任情。販賣易賤。錯居混雜。假令一處。彈箏吹笛。緩舞長歌。一處嚴師苦訓。誦詩講禮。宣令童戲。任意所從。其走赴舞堂者。萬數。往就學館者。無一。此則伎作不可雜居。士人不宜異處之明驗也。故孔父云。里仁之美。孟母弘三徙之訓。賢聖明誨。若此之重。今令伎作家習。士人風禮。則百年難成。令士人兒童。效伎作容態。則一朝可得。是目士人同處。則禮教易

與伎作雜居，則風俗難改。朝廷每選舉人士，則校其一婚一宦，曰爲升降，何其密也。至于開伎作宦途，得與膏粱華望接開連，盡何其略也。此愚臣之所惑。今稽古建極，光宅中區，凡所徙居，皆是公地，分別伎作，在于一言，有何爲疑，而開盛美。

自南僞相承，竊有淮北，欲擅中華之稱，且曰招誘邊民，故僞置中州郡縣，自皇風南被，仍而不改。凡有重名，其數甚眾，疑惑書記，錯亂區宇，非所曰疆域物土，必也正名之謂也。愚曰爲可依地理舊名，一皆釐革，小者并合，大者分置。及中州郡縣，昔曰戶少并省，今人口既多，亦不可復舊。君人者曰天下爲家，不得有所私也。故倉庫儲貯，曰俟水旱之災，供軍國之用。至于有功德者，然後加賜。爰及末代，乃寵之所隆，賜賚無限。自此曰來，亦爲太過。在朝諸貴，受祿不輕，土木被錦綺，童妾厭梁肉，而復厚賚，屢加動曰千計。若分賜緡寡，贍濟實多，如不峻革，豈周急不繼富之謂也。愚謂事有可

賞則明旨褒揚稱事加賜。曰勸爲善不可曰親近之昵。猥損天府之儲。

諸宿衛內直者宜令武官習弓矢。文官諷書傳。無令繕其捕博之具。曰成褻狎之容。長矜爭之心。恣譴譴之慢。徒損朝儀。無益事實。如此之類。一宜禁止。

魏書韓麒麟附  
停北史四十

韓子熙

子熙字元雍。顯宗兄子。爲清河王懌常侍。遷郎中令。孝昌初。爲中書舍人。加監朔將軍。歷著作郎。兼司州別駕。轉輔國將軍。鴻臚少卿。建義初。爲黃門。永安中。加征虜將軍。免。尋兼尚書吏部郎。普泰初。除通直散騎常侍。撫軍將軍。光祿大夫。尋正吏部郎。孝武初。領著作郎。封歷城縣子。加衛將軍。右光祿大夫。天平初。爲侍讀。國子祭酒。除驃騎將軍。元象中。加衛大將軍。興和中卒。武定初。贈幽州刺史。

伏闕上書理清河王懌

竊惟故主太傅清河王職綜樞衡位居論道盡忠貞已奉公竭心  
膺已事國自先皇崩殂陛下沖幼負扈當朝義同分陝宋維反常  
小子性若青蠅汗白黠黑讒佞是務已元又皇族之壻權勢攸歸  
遂相附託規求榮利共結圖謀坐生睂眼誣告國王在已大逆賴  
明明在上赫赫臨下泥漬自消玉質還潔謹案律文諸告事不實  
已其罪罪之維遂無罪出爲大郡刑賞僭差朝野怪愕若非宋維  
與又爲計豈得全其身命方撫千里王已權在寵家塵謗紛雜恭  
慎之心逾深逾厲去其本宅移住殿西闔門靜守親賓阻絕于時  
吏部諮稟劉騰奏其弟官郡戍兼補及經內呈爲王駁退騰由此  
生嫌私深怨怒遂乃擅廢太后離隔二宮開一拷字胡定誣王行毒  
含齒戴髮莫不悲惋及會公卿議王之罪莫不俛眉飲氣唯諮是  
從僕射游肇亢言厲氣發憤成疾爲王致死王之忠誠款篤節義



純貞非但蘊藏胸襟實乃形于文翰搜括史傳撰顯忠錄區目十篇分卷二十既欲彰忠忠于萬代豈可爲逆亂于一朝乞追遺志足明丹款又籍寵姻戚恃握兵馬無君之心實懷早日擅廢太后枉害國王生殺之柄不由陛下賞罰之詔一出于又名藩重地皆其親黨京官要任必其心腹中山王厯本興義兵不圖神器戮其大逆合門滅盡遂令元略南奔爲國巨患奚康生國之猛將盡忠棄市其餘枉被屠戮者不可稱數緣此普天喪氣而地憤傷致使朝隴猖狂歷歲爲亂荆徐蠢動職是之由昔趙高秉秦令關東鼎沸今元叉執權使四方雲擾自古及今竹帛所載賊子亂臣莫此爲甚開逆之始起自宋維成禍之未良由騰矣而令凶徒姦黨迭相樹置高官厚祿任情自取非但臣等痛恨終身抑爲聖朝懷慚負愧臣臣赤心悽悽之見宜梟諸兩觀誇其舍廬脞合斲棺斬骸沈其五族上謝天人幽隔之憤下報忠臣冤酷之痛方乃崇亞三

事委曰樞端、所謂虎也、更傅其翼、朝野切齒、遐邇扼腕、蔓草難除、去之宜盡、臣歷觀曠代、緬追振古、當斷不斷、其禍史生、況又猜忍、更居衡要、臣中有九歎、竊曰寒心、實願宸鑒、早爲之所、臣等潛伏、閭閻、于茲六載、旦號白日、夕泣星辰、叩地寂寥、呼天無響、衛野紉、肝、秦庭夜哭、千古之痛、何足相比、今幸遇陛下、徽聖親覽、萬幾、大、后仁明、更撫四海、臣等敢詣闕披陳、乞報冤毒、魏書韓麟附傳

與博中大夫劉定興學官令傳

蓋荆賓客張子旗伏闕上書

清河國臣爲君母服議

謹案喪服大功章云、公之庶昆弟爲其母妻、傳曰、何曰大功、先君餘尊之所厭、不敢過大功也、夫曰一國之貴、子猶見厭、況四海之尊、固無申理、頃國主遭太妃憂、議者援引斯條、降王之服、尋究義例、頗有一途、但公之庶昆弟、或爲士、或爲大夫、士之卑賤、不得仰匹親王、正曰餘厭共同、可曰奪情相擬、然士非列士、無臣從服、今

王有臣復不得一準諸士矣。議者仍令國臣從服。曰：「菴器味所見未曉高趣。案不杖章云：『爲君之父母妻長子祖父母。傳曰：父母長子君服。斬妻則小君。父卒然後爲祖。後者服斬。傳所曰：深釋父卒爲祖服。斬者蓋恐君爲祖菴。臣亦同菴也。』明臣之後菴由君服斬。若由君服斬然後菴則君服大功。安得亦菴也。若依公之庶昆弟不云有臣從菴。若依爲君之父母則出應申三年。此之二章殊不相干。引彼則須去此。引此則須去彼。終不得兩服功菴。渾雜一圖也。議者見餘尊之屬不得過大功則令王依庶昆弟見不杖章有爲君之父母便令臣從服。曰：「菴此乃據殘文守一隅。恐非先聖之情。達禮之喪矣。且從服之體自有倫貫。雖秩微闕寺位卑室老未有君服細絰。裁論三時。臣著疏衰。獨涉兩歲。案禮夫子諸侯之大臣唯服君之父母妻長子祖父母。其餘不服也。唯近臣闕寺隨君而服耳。若大夫之室老君之所服無所不從而降一等。此三條是

從服之通旨較然之明例雖近臣之賤不過隨君之服未有君輕而臣服重者也議者云禮有從輕而重臣之從君義包于此愚謂服問所云有從輕而重公子之妻爲其皇姑直是禮記之異獨此一條耳何曰知其然案服問經云有從輕而重公子之妻爲其皇姑而大傳云從服有六其六曰有從輕而重注曰公子之妻爲其皇姑若從輕而重不獨公子之妻也則鄭君宜更見說輩廣論所及不應還用服問之文曰釋大傳之義明從輕而重唯公子之妻臣之從君不得包于此矣若復有君爲母大功臣從服其當云有從輕而重公子之妻爲其皇姑爲母大功臣從服其何爲不備書兩條曰杜將來之惑而偏著一事彌結今日之疑且臣爲君母乃是徒從徒從之體君亡則已妻爲皇姑既非徒從雖公子早沒可得不服乎爲君之父母妻子君已除喪而後聞喪則不稅蓋目恩輕不能追服假令妻在遠方姑沒遙域過葬而後聞喪復可不

稅服乎若姑亡必不關公子有否聞喪則稅不計日月遠近者則與臣之從君聊自不同矣又案臣服君黨不過五人悉是三年其餘不服妻服夫黨可直五人乎莽功日隆可得無服乎臣妻事殊邈然胡越苟欲引之恐非通例也愚謂臣有合離三諫待決妻無去就一醮終身親義既有參差喪服固宜不等故見服之婦可得申其本服君屈大功不可過從曰莽所曰從麻而齊專屬公子之妻隨輕而重何關從服之臣尋理求途備或在此必曰臣妻相準未觀其津也子熙誠不能遠探墳籍曲論長智請曰情理校其得失君遭母憂巨創之痛臣之爲服從君之義如何君至九月傾蕭然而卽吉臣猶莽年仍衰哭于君第創巨而反輕從義而反重絲之人情豈曰是哉侍中崔光學洞今古達禮之宗頃探幽立義申三年之服雖經典無文前儒未辨然推例求旨理亦難奪若臣服從莽宜依侍中之論脫君仍九月不得如議者之談耳羸氏焚坑

禮經殘缺故个追訪靡據臨事多惑愚謂律無正條須准傍目定罪禮缺舊文定準類目作憲禮有莽同總功而服如齊疏者蓋目在心實輕于義乃重故也今欲一依喪服不可從君九月而服周年如欲降一等兄弟之服不可目服君母詳諸二途目取折衷謂宜麻布可如齊衰除限則同小功所目然者重其妾麻尊君母蹙其日月隨君降如此衰麻猶重不奪君母之嚴日月隨降可蹙從輕之責矣

魏書禮志四延昌三年清河王曄所生母羅太妃薨表求申齊衰三年詔禮官博議侍中崔光議若嚴降大功國臣服莽博士封偉伯等議目爲國臣宜小功清河國郎中令韓子熙議云云

賜進士出身二品銜廣東等處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兼管驛傳事務高岡王毓梁校刊

全後魏文卷三十一終

全後魏文卷三十二

烏程嚴可均校輯

程駿

駿字驎駒本廣平人世居涼州沮渠茂虔擢爲東宮侍講太延中涼州平遷于京師文成卽位拜著作佐郎遷著作郎爲任城王雲郎中令延興末假散騎常侍賜爵安豐男加伏波將軍承明中拜祕書令太和九年卒年七十二贈冠軍將軍兗州刺史曲安侯諡曰憲

神主祔廟執事官不必賜爵表

臣聞名器爲帝王所貴山河爲區夏之重是曰漢祖有約非功不侯必當屬有命于大君之辰展心力于戰謀之日然後可曰應茅土之錫未見預事于宗廟而獲賞于疆土徒見晉鄭之后曰夾輔爲至勳吳鄧之儔曰征伐爲重績周漢旣無文于遠代魏晉亦靡



記于往年自皇道開符乾業創統務高三五之規恩隆百王之軌  
罰頗減古賞實增昔時因神主改祀清廟致肅而授羣司呂九品  
之命黜執事呂五等之名雖復帝王制作弗相沿襲然當時恩澤  
豈足爲長世之範乎乖眾之愆伏待罪譴魏書程駿傳驛禮崩有  
司奏舊事廟中執事之  
官例皆賜爵今宜依  
舊禮獨呂爲不可表

請停兵招諭淮南表

春秋有云見有禮于其君者若孝子之養父母見無禮于其君者  
若鷹鷂之逐鳥雀所呂勸誡將來垂範萬代昔陳恆弑君宣尼請  
討雖欲宴逸其得已乎今廟算天回七州雲動將水蕩鯨鯢陸墉  
凶逆然戰貴不陳兵家所美宜先遣劉昶招諭淮南若應聲響悅  
同心齊舉則長江之險可朝服而濟道成之首可崇朝而懸苟江  
南之輕薄背劉氏之恩義則曲在彼矣何負神明哉宜義檄江南  
振旅回旆亦足呂示救患之大仁揚義風于四海且攻難守易則

力懸百倍不可不深思不可不熟慮今天下雖諡方外猶虞拾遺  
僥倖于西南狂虜伺釁于漠北脫攻不稱心恐兵不卒解兵不卒  
解則憂慮逾深夫爲社稷之計者莫不先于守本臣愚已爲觀兵  
江滌振曜皇威宜特加撫慰秋毫無犯則民知德信民知德信則  
襁負而來襁負而來則淮北可定淮北可定則吳寇異圖吳寇異  
圖則禍釁出然後觀釁而動則不晚矣請停諸州之兵且待後舉  
所謂守本者也伏惟陛下太皇太后英算神規彌綸百勝之外應  
機體變獨悟方寸之中臣影頽虞淵昏耄將及雖思憂國終無云

補魏書程  
駿傳

慶國頌并表

臣聞詩之作也蓋曰言志邇之事父遠之事君關諸風俗靡不備  
焉上可曰頌美聖德下可曰申厚風化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曰  
誠此古人用詩之本意臣已垂沒之年得逢盛明之運雖復昏耄

將及猶慕廉頗彊飯之風伏惟陛下太皇太后道合天地明侔日月則天與唐風斯穆順帝與周道通靈是日狂妖悞逆無隱謀之地冥靈潛寐伏發覺之誅用能七廟幽贊人神扶助者已臣不勝喜踊謹竭老鈍之恩上慶國頌十六章并序巡狩甘雨之德焉其頌曰

乾德不言四時迭序於皇大魏則天承祐疊聖三宗重明四祖豈伊殷周遐契三五明明在上聖敬日新汪汪叡后體治垂仁德從風穆教與化津千載昌運道隆茲辰歲惟巡狩應運遊汎省方問苦訪政高年成秩百靈柴望山川誰云禮滯遇聖則宣王業初定中山是由臨幸之盛情特綢繆仰歌祖業俯欣春柔大哉肆眚蕩民百憂百憂既蕩與之更初邕邕億兆戶詠來蘇忽有狂豎謀逆聖都明靈幽告發覺伏誅弊泥爲亂祖龍千紀狂華冬茂有自來矣美哉皇度道固千祀百靈潛翳姦不遑起姦不遑起罪人得愴

憲章刑律五秩猶輕於穆二聖仁等春生除乘周漢遐軌犧庭周  
漢奚棄忿彼苛刻犧庭曷軌希仁尙德徽音一振聲教四塞豈惟  
京甸化播萬國誠信幽贊陰陽日訓谷風扇夕甘雨降朝嘉生含  
穎深盛熙苗繅貧巷詠寡婦室謠聞諸詩者雲漢賦宣章句迺秀  
英昭雅篇矧乃盛明德隆道玄豈唯雨施神徵豐年豐年盛矣化  
無不濃有禮有樂政莫不通咨臣延躋欣詠時邕誰云易遇曠齡  
一逢上天無親唯德是在思樂盛明雖疲勿怠差之毫釐千里之  
倍願言勞謙求仁不悔人亦有言聖主慎微五國連兵踰年歷時  
鹿車而運廟算失思有司不惠蠶食役煩民不堪命將家逃山宜  
督厥守威德是宣威德如何聚眾盈川民之從令實賴衣食農桑  
失本誰耕誰織饑寒切身易子而食靜言念之實懷歎息昔聞典  
論非位不謀漆室憂國遺芳馥臭咨臣昏老偏蒙恩祐忽忘狂謔  
敢獻愚陋

魏書程駿傳沙門法秀謀反伏誅駁表

得一頌

魏書程駿傳駿又奏得一頌始子固業終于無爲十篇

道令

吾存尚儉薄豈可沒爲奢厚哉昔王孫裸葬有感而然士安籛條頗亦矯厲今世既休明百度循禮彼非吾志也可歟曰時張朔器

從古

魏書程駿傳北史四十

常爽  
爽字仕明河內溫人魏太常卿林六世孫居涿州太武西征歸款拜宣威將軍

六經略注序

傳稱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然則仁義者人之性也經典者身之文也皆曰陶鑄神情啟悟耳目未有不由學而能成其器不由習而能利其業是故季路勇士也服道曰成忠烈之槩甯越庸夫也講藝曰全高尚之節蓋所

田者習也。所因者本也。本立而道生。身文而德備焉。昔者先王之訓天下也。莫不導以詩書。教以禮樂。移其風俗。和其人民。故崇儉莊敬而不煩者。教深于禮也。廣博易良而不奢者。教深于樂也。溫柔敦厚而不忍者。教深于詩也。疏通知遠而不誣者。教深于書也。潔靜精微而不賊者。教深于易也。屬辭比事而不亂者。教深于春秋也。夫樂以和神。詩以正言。禮以明體。書以廣聽。春秋以斷事。五者蓋五常之道。相須而備。而易爲之源。故曰易不可見。則乾坤其幾乎息矣。由是言之。六經者先王之遺烈。聖人之盛事也。安可不遊心寓目。習性文身哉。頃因暇日。屬意藝林。略撰所聞。討論其本。名曰六經略注。以訓門徒焉。

魏書常爽傳爽因教授之暇述六經略注以廣制作甚有條貫其序云云

常景

景字永昌。爽孫。孝文時爲律博士。歷門下錄事。太常博士。宣武時累遷積射將軍。給事中。延昌初兼太子屯騎校尉。出爲元棧

安西錄事參軍襄威將軍帶長安令孝明卽位召拜謁者僕射加蓋遠將軍兼中書舍人遷步兵校尉正光初除龍驤將軍中散大夫進號冠軍將軍又進號征虜將軍孝昌初兼給事黃門侍郎除左將軍散騎常侍兼尚書持節徐州刺史進號平北將軍幽州行臺授光祿大夫陷入杜洛周洛周敗陷入葛榮榮敗還朝永安中除中軍將軍黃門侍郎賜爵高陽子普泰初除車騎將軍右光祿大夫祕書監封濮陽縣子遷鄴後除儀同三司武定六年致仕給右光祿事力終其身

家令爲公主無服議

喪紀之本實稱物曰立情輕重所因亦緣情曰制禮雖理關盛衰事經今古而制作之本降殺之宜其實一焉是故臣之爲君所曰資敬而崇重爲君母妻所曰從服而制義然而諸侯大夫之爲君者謂其有地土有吏屬無服文者言其非世爵也今王姬降適雖

加爵命事非君邑理異列土何者諸王開國備立臣吏生有趣奉之歎死盡致喪之禮而公主家合唯有一人其丞已下命之屬官既無接事之儀實闕爲臣之禮原夫公主之貴所自立家令者蓋曰主之內事脫須關外理無自遠必也因人然則家令唯通內外之職及典主家之事耳無關君臣之理名義之分也由是推之家令不得爲純臣公主不可爲正君明矣且女人之爲君男子之爲臣古禮所不載先朝所未議而四門博士裴道廣孫榮又等曰公主爲之君曰家令爲之臣制服曰斬乖謬彌甚又張虛景吾難羈等不推君臣之分不尋致服之情猶同其議準母制齊求之名實理未爲允竊謂公主之爵既非食采之君家令之官又無純臣之式若附加母則情義罔施若準小君則從服無據案如經禮事無成文卽之愚見謂不應服

魏書常景傳高肇弟平陽公主主裴榮等欲使公主家令居廢制服景執議朝廷

從之



中書監高允遺德頌

司馬相如讚

長卿有豔才，直致不羣性。鬱若春煙舉，皎如秋月映。遊梁雖好仁，仕漢常稱病。清貞非我事，窮達委天命。

王褒讚

王子挺秀質，逸氣干青雲。明珠既絕俗，白鶴信驚羣。才世苟不合，遇否途自分。空枉碧雞命，徒獻金馬文。

嚴君平讚

嚴公體沈靜，立志明霜雪。味道綜微言，端著演妙說。才屈羅仲口，位結李強舌。素尚邁金貞，清標陵玉澈。

揚雄讚

蜀江導清流，揚子挹餘休。含光絕後彥，覃思邈前修。世輕久不賞，玄談物無求。當途謝權寵，置酒獨閑遊。

並魏書  
常景傳

圖古像發述

周雅云。謂天蓋高。不敢不踞。謂地蓋厚。不敢不踏。有朝隱大夫監戒斯文。乃惕焉而懼曰。夫道喪則性傾。利重則身輕。是故乘和體遜。式銘方冊。防微慎獨。載象丹青。信哉辭人之賦。文晦而理明。仰瞻高天。聽卑視諦。俯測厚地。岳浚川濘。誰其戴之。不私不畏。誰其踐之。不陷不墮。故善惡是徵。物罔同異。論亢匪久。人咸敬忌。嗟乎。唯地厚矣。尚亦兢兢。浩浩名位。孰識其親。博之弗得。聆之無聞。故有戒于顯。而急于微。好爵是冒。聲奢是基。身陷于祿利。言溺于是。非。或求欲而未厭。或知足而不辭。是故位高而勢逾迫。正立而邪愈欺。安有位極而危不萃。邪榮而止不凋。故悔多于地厚。禍甚于天高。夫悔未結。誰肯曲躬。夫禍未加。誰肯累足。固機發而後思。圖車覆而後改。遇改之無及。故狡兔失穴。思之在後。故逆鱗易觸。君子則不然。體舒則懷卷。視溺則思濟。原夫人之度。逸于無階之天。

勢位之危深于不測之地，餌厚而躬不競，爵降而心不係，守善于已成，懼愆于未敗，雖盈而戒，沖通而慮，滯已，知命爲遐齡，已樂天爲大惠，已戢智而從時，已懷愚而遊世，曲躬焉，累足焉，苟行之書已決矣，猶夜則思其計，誦之口亦明矣，故心必賞其契，故能不同不誘，而弭謗于羣小，無毀無譽，而貽信于上帝，託身與金石俱堅，立名與天壤相徹，囂競無侵，優遊獨逝，夫如是，故綺閣金門，可安其宅，錦衣玉食，可頤其形，桺下三黜，不愠其色，子文三陟，不喜其情，而惑者見居高，可已持勢，欲乘高，已據榮，見直道，可已修己，欲專道，已邀聲，夫去聲，然後聲可立，豈矜道之所宜，慮危然後安，可固，豈遐道之所全，是已君子，監恃道不可已，流聲，故去聲，而懷道，監專道不可已，守勢，故去勢，已崇道，何者，履道雖高，不得無亢，求聲雖道，不得無悔，然則聲奢繁則宜，只儉凋，功業進則身迹退，如此則精靈遂越，僑侈自親，情與道絕，事與勢鄰，方欲役思，已持勢，乘

勢曰求津，故利欲誘其情，禍難嬰其身。利欲交則幽明，呂之變禍難構，則智術無所陳。若然者，雖縻爵帝局，焉得而盜之。雖結珮皇庭，焉得而榮之。故身道未究，而崇邪之徑已形。成功未立，而脩正之術已生。福祿交蹇于人事，屯難頓萃于時情。忠介剖心于白日，耿節沈骨于幽靈。因斯愚智之所機，倚伏之所係。全亡之所依，其在遜順而已哉。嗚呼！嗚呼！監之。嗚呼！監之。

魏書常景傳

### 洛橋銘

浩浩大川，泱泱清洛。道源熊耳，控流巨壑。納穀吐伊，貫周淹亳。近達河宗，遠朝海若。兆惟洛食，實曰土中。上映張楨，下據河嵩。寒暑攸吐，日月載融。帝世光宅，函夏同風。前臨少室，卻負太行。制巖東邑，峭嶺西疆。四嶽之地，六達之莊。恃德則固，失道則亡。詳觀古昔，列見巨墳。乃禪乃革，或質或文。周餘九裂，漢季三分。魏風衰晚，晉景彫曠。天地發輝，圖書受命。皇建有極，神功無競。魏錄仰天，玄符

握鏡璽運會昌龍圖受命乃瞻書軌永懷保定敷茲景迹流美洪  
模製我冠冕正我神樞水陸兼會周鄭交衢爰勒洛泐敢告中區

洛陽伽藍記

護軍將軍高顯碑銘

李儼

儼真君中爲中書侍郎

告祭石廟祝文

天子靈譴遣儼等用駿足一元大武敢昭告于皇天之靈自啟闕  
之初祐我皇祖于彼土田歷載億年聿來南遷惟祖惟父光宅中  
原克翦凶醜拓定四邊沖人纂業德聲弗彰豈謂幽遐稽首來王  
具知舊廟弗毀弗亡悠悠之懷希仰餘光王業之興起自皇祖綿  
綿瓜瓞時惟多祜敢冒丕功配饗于天子子孫孫福祿永延

魏書禮志

一魏先於幽鑿石爲祖宗之廟于烏洛侯國西北真君中烏洛侯國遣使朝獻云石廟如故遺中書侍郎李儼詣石室告祭天地目

皇祖先妣  
禮記云云

李敷

敷字景文，趙郡平棘人。安西將軍順子。太武時，選入中書教學，給事東宮，又爲中散文成卽位，遷祕書下大夫，加前軍將軍，賜爵平棘子。後兼錄前部，遷散騎常侍，南部尚書中書監，襲爵高平公。皇興四年，坐弟奕誅。

奏雷程駿爲著作郎

夫君之使臣，必須終效。駿實史才，方申直筆，千里之任，十室可存。請留之數載，已成前籍。後授方伯，愚已爲允。魏書程駿傳皇興中除高密太守尚書李敷奏從之

李安世

安世，敷從祖弟。與安中爲中書學生。天安初，拜中散，遷主客令。孝文時，遷主客給事中，出爲安平將軍、相州刺史，假節趙郡公。

呂病免

上孝明帝疏請均田

臣聞量地畫野，經國大式。邑地相參，政治之本。井稅之興，其來日久。田萊之數，制之百限。蓋欲使土不曠功，民罔游力。雄擅之家，不獨膏腴之美；單陋之夫，亦有頃畝之分。所曰恤彼貧微，抑茲貪欲。同富約之不均，一齊民于編戶。竊見州郡之民，或因年儉流移，棄賣田宅，漂居異鄉。事涉數世，三長既立，始返舊墟。廬井荒毀，桑榆改植。事已歷遠，易生假冒。強宗豪族，肆其侵陵。遠認魏晉之家，近引親舊之驗。又年載稍久，鄉老所惑。羣證雖多，莫可取據。各附親知，互有長短。兩證徒具，聽者猶疑。爭訟遷延，連紀不判。良疇委而不闢，柔桑枯而不采。僥倖之徒，興繁多之獄。作欲令家豐歲儲，人給資用。其可得乎。愚謂今雖桑井難復，宜更均量。審其徑術，令分藝有準。力業相稱。細民獲資生之利，豪右靡餘地之盈。則無私之

澤乃播均于兆庶如阜如山可有積于比戶矣又所爭之用宜限  
年斷事久雉明悉屬今主然後虛妄之民絕望于覬覦守分之士  
永免于陵奪矣

魏書李孝伯附  
傳又見通典一

李豹子

豹子安世從弟

上孝明帝書乞襲爵

竊惟庸勳賞勞有國恆典興滅繼絕哲后所先是曰積德累忠春  
秋許宥十世立功著節河山誓其永久伏惟世祖太武皇帝英猷  
自天籠罩日域東清遼海西定玉門陵滅漠北飲馬江水臣亡父  
故尚書宣城公先臣孝伯冥基感會邀幸昌辰綢繆幃幄繼繼侍  
從廟算嘉謀每蒙顧采于時儲后監國奏請徵賢詔報曰朕有一  
孝伯足曰治天下何用多爲其見委遇乃至如此是用寵曰元凱  
爵曰公侯詔冊曰江陽之巡奇謀屢進六師大捷亦有勳焉出內



勤王寵遇隆厚方開大賞而世祖登遐梓宮始遷外任名岳高宗  
冲年纂運未及追敘臣行外百靈先臣棄世微績未甄誠志長奪  
播紳愈傷早世朝野咸哀不永臣亡兄讓無子封除永惟宗構五  
情崩圯先臣榮寵前朝勳書王府同之常倫爵封墜準古量今  
實深荼苦竊惟朝例廣川王導太原公元大曹等竝曰勳重先朝  
世絕繼祀或曰俯親或聽弟襲皆傳河山之功垂不世之賞況先  
臣在蒙委任運籌幃帟勳著于中聲傳于外事等功均今古無易  
是曰漢賞信布裁重良平魏酬張徐不棄荀郭今數族追賞于先  
朝之世先臣絕封于聖明之時瞻流頌侶存亡永恨竊見正始中  
爰發存亡之詔寔賢報功之旨熙平元年故任城王澄所請十事  
復新前澤成一時之盛事垂曠代之茂典凡在纓紱誰不感慶蓋  
曰獎勸來今垂範萬古且劉氏偽書鹹流上國尋其誦讀百無一  
實前後使人不書姓字亦無名爵至于張暘傳中略敘先臣對問

雖改脫略盡自欲矜高然逸韻難虧猶見稱載非直存益于時沒  
亦有彭國美乞覽此書昭然可見則微微衰構重起于一朝先臣  
潛魂結草于千載矣

魏書李孝伯傳孝伯封宣城公子安民襲爵  
壽光族無子爵除正光三年安民弟豹子止

書云云卒  
不得襲

賜進士出身一品銜廣東等處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兼管驛傳事務尚書毓藻校刊

全後魏文卷三十一終

全後魏文卷三十三

烏程嚴可均校輯

李瑒

瑒字琬羅安世子延昌末爲司徒行參軍遷司徒長兼主簿尋爲高陽王雍友正主簿轉尚書郎加伏波將軍歷蕭寶統軍假寧遠將軍左丞仍爲別將軍進中書侍郎除鎮遠將軍岐州刺史坐辭不赴任免官建義初于河陰遇害贈鎮東將軍尚書右僕射殷州刺史太昌中重贈散騎常侍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冀州刺史

上言宜禁絕戶爲沙門

禮目教世法尊將來跡用既殊區流亦別故三千之罪莫大于不孝不孝之大無過于絕祀然則絕祀之罪重莫甚焉安得輕縱背禮之情而肆其向法之意也正使佛道亦不應然假令聽然猶須

裁之曰禮。一身親老，棄家絕養，既非人理。尤乖禮情，墮滅大倫。且闕王貫交，缺當世之禮，而求將來之益。孔子云：未知生焉知死，斯言之至，亦爲備矣。安有棄堂堂之政，而從鬼教乎？又今南服未靜，眾役仍煩，百姓之情，方多避役，若復聽之，恐損棄孝慈，比屋而是。魏書李孝伯附傳于時民多絕戶而爲沙門。  
場上言又略見北史三十三藏弘明集六  
自理

竊欲清明佛法，使道俗兼通，非敢排棄眞學，妄爲訾毀。且鬼神之名，皆通靈達，稱自百代。正典敘三皇五帝，皆號爲鬼。天地曰神，祗人死曰鬼。易曰：知鬼神之情狀。周公自美亦云：能事鬼神。禮曰：明則有禮樂，幽則有鬼神。是曰明者爲堂堂，幽者爲鬼教。佛非天非地，本出于人，應世導俗，其道幽隱，名之爲鬼，愚謂非諛。且心無不善，曰佛道爲教者，正可未達眾妙之門耳。魏書李孝伯附傳場上言絕戶不聽爲沙門沙門都統僧建等忿場鬼教之言以場爲誘毀佛法沙訪靈太后太后賣之場自理云云罰場金一兩

駁司州斷李憐生事

案法例律諸犯死罪若祖父母父母年七十以上無成人子孫有無菴親者具狀上請流者鞭笞畱養其親終則從流不在原赦之例檢上請之言非應府州所決毒殺人者斬妻子流計其所犯實重餘憲準之情律所虧不淺且憐既懷酖毒之心謂不可參鄰人任計其母在猶宜閤門投畀況今死也引曰三年之禮平且給假殯葬足示仁寬今已卒哭不合更延可依法處斬流其妻子實足誠彼氓庶肅是刑章

魏書刑罰志河東郡民李憐生行毒藥案曰軍詳珍謂州判爲允主簿李陽駁又見通典一百六十七

李諡

諡字永和場弟師事孔璣復爲璠師州舉人  
延昌四年卒諡貞靜處士

神士賦

歌曰周孔重儒教老莊貴無爲二途雖如異一是買聲兒生乎意  
不愜死名用何施可心聊自樂終不爲人移脫尋余志者陶然正

若斯

魏書逸士  
李謐傳

### 明堂制度論

余謂論事辨物當取正于經典之真文援證定疑必有驗于周孔  
之遺訓然後可曰稱準的矣今禮文殘缺聖言靡存明堂之制誰  
使正之是日後人紛糾競興異論五九之說各信其習是非無準  
得失相半故歷代紛紜靡所取正乃使裴頠云今羣儒紛糾互相  
掎摭就令其象可得而圖其所曰居用之禮莫能通也爲設虛器  
耳況漢氏所作四維之个復不能合各處其辰思曰爲尊祖配天  
其義明著廟宇之制理據未分直可爲殿屋曰崇嚴父之祀其餘  
雜碎一皆除之斯豈不曰羣儒舛互竝乖其實據義求衷莫適可  
從哉但恨典文殘滅求之靡據而已矣乃復遂去室牖諸制施之

于教未知其所隆政求之于情未可喻其所言必須惜哉言乎仲尼有言曰賜也爾愛其羊我愛其禮余言爲隆政必須其禮豈彼一羊哉推此而論則聖人之于禮殷勤而重之裴頠之于禮任意而忽之是則顏賢于仲尼矣言斯觀之裴氏之子言不達而失禮之旨也余竊不自量頗有鄙意據理尋義言求其真貴合雅衷不苟偏信乃藉之曰禮傳攷之曰訓注博采先賢之言廣搜通儒之說量其當否參其同異棄其所短收其所長推義察圖言折厥衷豈敢必善聊亦合其言志矣凡論明堂之制者雖眾然校其大略則一途而已言五室者則據周禮考工之記言爲本是康成之徒所執言九室者則案大戴盛德之篇言爲源是伯喈之論所持此之二書雖非聖言然是先賢之中博見洽通者也但各記所聞未能全正可謂既盡美矣未盡善也而先儒不能攷其當否便各是所習卒相非毀豈達士之確論哉小戴氏傳禮事四十九篇號曰



禮記雖未能全當，然多得其衷。方之前賢，亦無愧矣。而月合玉藻，明堂三篇，頗有明堂之義。余故采掇二家，參之月令，曰爲明堂五室。古今通則，其室居中者，謂之太廟，太室之東者，謂之青陽，當太室之南者，謂之明堂，當太室之西者，謂之總章，當太室之北者，謂之左堂，四面之室，各有夾房，謂之左右个，三十六戶七十二牖矣。室个之形，今之殿前是其遺像耳，个者卽寢之房也。但明堂與寢施用既殊，故房个之名亦隨事而遷耳。今粗書其像，曰見鄙意，案圖察義，略可驗矣。故檢之五室，則義明于考工，校之戶牖，則數協于盛德，攷之施用，則事著于月令，求之問也，合周禮與玉藻，既同夏殷，又符周秦，雖乖眾儒，儻或在斯矣。考工記曰：周人明堂度，曰九尺之筵，東西九筵，南北七筵，堂崇一筵，五室，凡室二筵，室中度，曰凡，堂上度，曰筵。余謂記得之于五室，而謬于堂之脩廣，何者，當曰理推之，令愜古今之情也。夫明堂者，蓋所曰告月朔布時，合宗

文王祀五帝者也。然營構之範，自當因宜制制耳。故五室者，合于五帝各居一室之義。且四時之祀，皆據其方之正。又聽朔布令，咸得其月之辰，可請施政及記。一三俱允，求之古義，綽爲當矣。鄭康成漢末之通儒，後學所宗。正釋五室之位，謂土居中，木火金水各居四維。然四維之室，既乖其正，施令聽朔，各失厥衷。左右之个，棄而不顧，乃反文之。曰美說，飾之。曰巧辭，言水木用事，交于東北，木火用事，交于東南，火土用事，交于西南，金水用事，交于西北。既依五行，當從其用事之交。出何經典，可謂攻于異端，言非而博，疑誤後學，非所望于先儒也。禮記玉藻曰：天子聽朔于南門之外，閏月則闔門左扉，立于其中。鄭玄注曰：天子之廟及路寢，皆如明堂制。明堂在國之陽，每月就其時之堂而聽朔焉。卒事反宿，路寢亦如之。閏月非常，且聽其朔于明堂門下，還處路寢門終月也。而考工記周人明堂玄注曰：或舉王寢，或舉明堂，互言之。曰明其制同也。

其同制之言皆出鄭注然則明堂與寢不得異矣而尚書顧命篇曰迎于釗南門之外延入翼室此之翼室卽路寢矣其下曰大貝賁鼓在西房垂之竹矢在東房此則路寢有左右房見于經史者也禮記喪大記曰君夫人卒于路寢小斂婦人鬢帶麻于房中鄭玄注曰此蓋諸侯禮帶麻于房中則西南天子諸侯左右房見于注者也論路寢則明其左右言明堂則闕其左右今同制之說還相矛盾通儒之注何其然乎使九室之徒奮筆而爭鋒者豈不由處室之不當哉記云東西九筵南北七筵五室凡室二筵置五室于斯堂雖使班倕構思王爾營度則不能令三室不居其南北也然則三室之閒便居六筵之地而室壁之外截有四尺五寸之堂焉豈有天子布政施令之所宗祀文王曰配上帝之堂周公負屨曰朝諸侯之處而室戶之外僅餘四尺而已哉假在儉約爲陋過矣論其堂宇則偏而非制求之道理則未愜人情其不然一也余

恐爲鄭學者苟求必勝競生異端已相訾抑云二筵者乃室之東西耳南北則狹焉余故備論之曰若東西二筵則室戶之外爲丈三尺五寸矣南北戶外復如此則三室之中南北裁各丈二尺耳記云四房兩夾窗若爲三尺之戶二尺之窗窗戶之間裁盈一尺繩樞獲牖之室華門圭竇之堂尚不然矣假令復欲小廣之則四面之外闊狹不齊東西既深南北更淺屋宇之制不爲通矣驗之眾途略無算焉且凡室二筵丈八地耳然則戶牖之間不踰二尺也禮記明堂天子負斧扆南向而立鄭玄注曰設斧于戶牖之間而鄭氏禮圖說扆制曰縱廣八尺畫斧文于其上今之屏風也扆八尺扆置二尺之閒此之亘通不待智者較然可見矣且若二筵之室爲四尺之戶則戶之兩頰裁各七尺耳全扆置之猶自不容矧復戶牖之間哉其不然二也又復曰世代驗之卽虞夏尚樸殷周稍文制造之差每加崇飾而夏后世室堂脩二七周人之制反更

促狹豈是夏禹卑宮之意。周監郁郁之美哉。曰斯察之。其不然三也。又云堂崇一筵。便基高九尺。而壁戶之外。裁四尺五寸。于營制之法。自不相稱。其不然四也。又云室中度。曰几。堂上度。曰筵。而復云。凡室二筵。而不曰几。還自相違。其不然五也。曰此驗之。記者之謬。抑可見矣。盛德篇云。明堂凡九室三十六戶七十二牖。上圓下方。東西九仞。南北七筵。堂高三尺也。余謂盛德篇得之于戶牖失之于九室。何者。五室之制。倘有夾房。而各有戶。戶有兩牖。此乃因事立則。非拘異術。戶牖之數。固自然矣。九室者。論之五帝。事既不合。施之時令。又失其辰。左右之个。重置一隅。兩辰同處。參差出入。斯乃義無所據。未足稱也。且又堂之條。廣裁六十三尺。耳。假使四尺五寸。爲外之基。其中五十四尺。便是五室之地。計其一室之中。僅可一丈。置其戶牖。則于何容之哉。若必小而爲之。曰容其數。則令帝王側身出入。斯爲怪矣。此匪直不合典制。抑亦可哂之甚也。

余謂其九室之言誠亦有由然竊以爲戴氏聞三十六戶七十二牖弗見其制靡知所置便謂一室有四戶之窗計其戶牖之數卽以爲九室耳或未之思也蔡伯喈漢末之時學士而見重于當時卽識其脩廣之不當而必未思其九室之爲謬更脩而廣之假其法象可謂因僞飾辭順非而澤諒可歎矣余今省彼眾家委心從善庶探其衷不爲苟異但是古非今俗開之常情愛遠惡近世中之恆事而千載之下獨論古制驚俗之談固延多謂脫有深賞君子者覽而揣之儻或存焉

魏書逸士李謐傳

李憲

憲字仲軌數弟子太和初襲父式爵濮陽侯又降爲伯拜祕書中散遷散騎侍郎拜趙郡太守轉授驍騎將軍尚書左丞尋兼吏部郎中遷長史兼司徒左長史定州大中正尋遷河南尹永平中出爲左將軍兗州刺史坐事除名正光中拜光祿大夫復

本爵濮陽伯，出爲安西將軍、雍州刺史，尋除七兵尚書，加撫軍將軍。孝昌初，假鎮東將軍、徐州都督，除征東將軍、揚州刺史。淮南大都督，爲梁武帝所執，尋遣歸。付廷尉賜死。永熙中，贈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尚書令，定州刺史，謚曰文靜。

表言周伏興夢狀

門下督周伏興，自去七月患假，還家。至十一日夜，夢渡淝水，行至草堂寺南，遙見七人，一人乘馬，著朱衣籠冠，六人從後。興路左而立，至便再拜，問興何人。興對曰：李公門下督，暫使硤石。其人語興：君可回，我是孝文皇帝中書舍人，遣語李憲，勿憂賊堰。此月破矣。興行兩步，錄姓字，令興速白。興寤曉，遂還城，具言夢狀。

魏書靈徵志下孝昌

二年十月揚州刺史李憲表

李憲

裴，字希義，憲子。正光中，國子學生，後爲大將軍府法曹參軍。太

宰府主簿、轉中散大夫、遷中書舍人、加通直散騎常侍、進散騎常侍、殷州大中正、鎮南將軍、尚書左丞、免、後復兼太府少卿、除征南將軍、給事黃門侍郎、卒于晉陽、贈太常殷州刺史、齊受禪、重贈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諡曰文惠。

釋情賦 并序

單闕之年、無射之月、余承乏攝官、直于本省、對九重之清切、望八襲之崢嶸、感代序已長、懷觀爽氣而軫慮、籠樊之念既多、寥廓之想彌切、含毫有思、斐然成賦、猶潘生之秋興、王子之登閣也、廁鄭璞于周寶、編魚目于隋珠、未敢自同作者、蓋亦各言爾志云。

荷峻極之層構、導積石之洪流、有馬形而謨舜、亦龍德而史周、爰相趙之鴻烈、逮藩魏之優遊、爲衢樽于上葉、號木鐸于前修、若蒙籠之不隕、侶窮桑之世濟、故抱玉而懷珠、且滋蘭而樹蕙、或舟楫已匡時、或棲遲已卒歲、尚無忝于先人、諒貽厥于來裔、書金冊已



歲黹布銀繩而昭晰清風忽其緬邈改皇祖于庚寅逢軒教之方洽遇周命之維新譬龍虎其有合信山川而降神若勝庭之五傑侶不速之三人協嗜欲于將至豈物色而方臻荷天寵曰來儀步康衢而騁力如乾元之利貞若坤四之方直內弼諧于本朝外闢土于殊域乘紫氛曰厲羽負青天而鼓翼既公侯之必復亦慶緒之所融績並樹于八凱道俱升于二宮遂遵流曰至海且因岳而爲嵩同羽儀于班氏均載德于楊公何日月之逾邁引寒暑而相終委晉會于弱齒遺堂構于微躬嗟蒙昧之無取故告舍而不及已澁落而少成又擁腫而無立愧精堅于百鍊慙忠信于十邑非珪璋之特達詎芳菲之易襲未砥礪曰自進盜琢磨而成章乖宋子之萬字異應生之五行不請觀于石室豈借書于晉皇求班莊而不遂況蔡文之可望參四科其未獲入三選而誰許本無聲于梁魏故未聞于陳汝居玉石曰多迷宅顯晦而乖所既無懷于四

至安有情于再舉。雖衣冠之未冒。而世祿之緒餘。等渤澥之乘雁。類九戩之逃魚。處江淮而不變。對朝市而閒居。空闔門。已靖軌。非論道而脩書。少賓客于季彥。謝朋交于太初。在正光之御麻。實明皇之拱己。曾問政于上學。著爲君而我齒。叫開人。已望子。遂陟降于庭止。同崔駟之謁帝。若謝兼之來仕。逮孝莊之入統。乃道喪而時昏。水羣飛于溟海。火載燬于中原。延膠船而越水。若朽索而乘奔。玉羊失而無御。金雞亡而不存。天步忽其多難。橫流且其云始。旣雲擾而海沸。亦岳立而碁峙。睇三剛之日紊。見四維之不理。願茂草。已傷懷。視匪車而思起。雖風雨之如晦。亮膠喏而不已。自牽役于宰朝。實有懷于胥恥。在下僚而栖屑。願奮迅于泥滓。曉故鄉。已臨睨。悵有動于思歸。越來流。已鼓枻。溯北風而結驂。入成都之舊宅。反觀津之故扉。乃曲肱而不悶。信抱甕而無機。且耕而食。且蠶而衣。恆一日。已自省。亦三月而無違。遊仁義之肴覈。采墳素之

精微誠因閑而養拙，亦有樂于嘉肥，及句芒御節，姑洗之首，散遲  
遲于麗日，發依依于弱柳，鳥閒關，曰呼庭，花芬披而落，爚聽乃越  
于笙簧，望有踰于新婦，襲成服，曰逍遙，願良辰而聊厚，乃席壘而  
踞石，遂嘯鶴而命偶，同浴沂之五六，侶禊洛之八九，或促膝，曰持  
肩，或援笙而鼓缶，賓奉萬年之觴，主報千金之壽，各笑語而卒獲  
傳禮儀于不朽，斯蓋先民之所樂，而余心之所守也。至于少昊爲  
帝，庚辛處臝，視墟里之蕭蕭，過寒夜之綿綿，積霜霽于近，援起沈  
寥于遠天，思多端，曰類長，若臨水而登山，幸出遊之，或寫冀觀，滄  
之可鑑，遂杖策緩步，或漁或田，弋鳧雁于清溪，釣魴鯉于深泉，張  
廣幕，布長筵，酌濁酒，割芳鮮，起白雪于促柱，奉綠水于危絃，賦淇  
露而不已，歌驪駒而未旋，跌蕩世俗之外，疏散造化之閒，人生行  
樂，聊用永年，悟柱下之稱丁，聞首陽之爲拙，既有惜于苙懸，且自  
悲于井渫，訪鄭詹之格言，求季王之高說，去衡門，曰策駟，望象魏。

而投轍服毳衣，已從務乘大車而就列。比汗海而無紀，喻江河而有缺。睠重地而懼深，念索米而慙結。運有折于玉斗，時忽亡于金鏡。始蒙塵，已播蕩。卒流旒而居郕，彼上天之降鑒。實下民之請命。因艱難，已隆基。據殷憂而啟聖，調南風，已負辰。居北辰而爲政，創彝倫于九疇。班平章于百姓，喻繩契，已論蹤。援成昭而比盛，酌衍鎬之故典，究遷亳之遺令。奄四海，已爲家。開七百，而增慶。觀禮樂之方隆，信光華之始映。百揆鬱，已時序。四門穆，其惟清。如得人于漢世，比多士于周庭。有一匡，已作相。或十亂，而爲楨。各秉文而經武，故天平而地成。伊余身之忝穢，得再入于承明。執綸言之猶繞，戴會弁之如星。非巡漬，已觀井。信夕惕而懷驚，承周任之有言。措老子之知足，奉爛誠，已周旋。抱微猷而與屬，每有偃于唯塵。恆興言于寵辱，思散髮，已抽簪。願全貞而守樸，睠疏傅，已徘徊。望申公而躑躅，冀鄙志之獲展。庶微願之逢時，歌致命而可卜。詠歸田而

有期。揖帝城。日高逝。與人事而長辭。擊壤而頌。結草而嬉。援巢父  
以戲。穎追許子而升箕。供暮餐于沆瀣。給朝餽于瓊芝。同糟醕而  
無別。混名實而不治。放言肆恣。無慮無思。何鶴鷄之可賦。鴻鵠之  
爲詩哉。魏書李順附傳

賜進士出身。二品銜。廣東等處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兼督驛傳事務。黃岡王毓藻校刊。

全後魏文卷三十三終